

来会觉得有些后怕,但经历得多了,就感到这种事很寻常。这是我们身为人民警察的职责。”

“滚动式护送”让任务顺利完成

铁骑队员大都是正值“当打之年”的青年;作为铁骑队员的“大本营”,“诞生”于2021年的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也显得格外“年轻”。

年纪虽轻,责任却重。这支队伍专门负责济南城市快速路的管理,承担着事故预防、秩序整治、扶危助困等各项工作职能。“济南的城市高架路已形成‘两横三纵’的路网格局,单程长度达到128公里,连接着9个高速收费站。”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大队长李洪振介绍说,“这意味着我们的‘战线’比地面的交警队伍拉得长,也对我们的出警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”

而今,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共有17名民警、73名辅警。走进大队驻地,大排量的摩托车停放得整整齐齐——这是队员们人手一辆的“执勤帮手”。

在赵辉看来,二轮摩托车的机动性与灵活性,是四轮警车望尘莫及的,队员们可以驾驶着摩托车穿越情况复杂的路段,以最快速度到达出警地点,帮助他人解决问题。

于宪锐就曾骑着摩托车逆行通过隧道,救助了一位突发脑梗的老人。“那会儿正是早高峰,当我们接到报警时,求助者已经堵在玉函隧道中。”于宪锐说,“假如我顺向行驶,绕进隧道,会耽误很长时间,所以我直接掉头,开着警灯逆行进入玉函隧道。”见到警用摩托车逆行而来,两侧的社会车辆都尽量靠向路边,在路中央为老人留出了一条“生命通道”。最终,老人顺利抵达医院,转危为安。

当遇到类似的突发状况,“单兵作战”是常事,不过,如果有充裕的准备时间,铁骑队员们通常会采用团队协作的方式护送伤病者,此时,他们往往会采取“滚动式”的护送方法。“假如有两个人组成一个护送小组,那么1号车要前往第一、三个路口进行动态卡控,2号车则前往第二、四个路口,以此类推。”赵辉解释说,在他看来,2-3人的护送小组是较为理想的配置,“队员之间进行配合比较容易,不仅能保证受助车辆顺利行驶,也能尽量减少对社会车辆造成的影响。”

这种“滚动式护送”的模式,是铁骑队员们在无数次的“奔驰”中总结出的经验。铁骑队伍成立以来,交警部门也在不断进行积累、复盘,逐渐形成了一套闭环的工作机制。

“具体说来,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后,要确定报警人信息,而后根据报警人位置,协调附近的警力前去对接。”李洪振说,“同时,我们会对通行路线进行提前评估,挑选出最佳的行驶路线,再通过警医联动机制把患者的信息提前告知医院,让医护人员及时做好手术准备。”

作为山东省的省会,济南的医疗资源较为丰富,来济求医的人也数量繁多。成立至今,高架路大队共救助群众811起,出动警力两千余人次。平均下来,铁骑队员们大约每两天就会完成一次救助任务,随着时间推移,这些数字仍在增长,它们是一次次“生死竞速”的见证。

赵辉觉得,救助任务的圆满完成,离不开城市民对交警工作的支持与配合。“社会车辆的驾驶员,在看到铁骑队员的手势后,通常都会主动让行。”赵辉说。在此意义上,伤病者的快速就医,既是铁骑队伍的职责所在,也离不开社会的温情。

在铁骑队员们眼中,伤病者从来没有差别。“我们的救助渠道是面向所有群众,24小时畅通的。”李洪振说,“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,不妨拨打110或122,说清楚自己的诉求。在警情指令到达大队以后,我们就会做好接警和出警的准备。”

假如有一天,您驾车行驶在济南的城市道路上,听到了警笛声,看到了那些风驰电掣的飒爽身影,不妨向右变道让行,与铁骑队员们共同演绎泉城的温暖守护。



铁骑队员护送着求助车辆,飞速行驶在顺河高架路上。 实习生 李晨昕 摄



队员王瀚楠抱着幼儿冲进医院。 济南交警供图

是长时间的严格培训。

“那时,我们的集体培训长达54天。”于宪锐对7年前的经历记忆犹新,“起步、停车、绕桩、隐蔽驾驶等驾驶技巧,还有指挥、引导、提速、降速等交警的专属手势,都是我们的‘必修课’。”

同很多人一样,于宪锐在成为铁骑队员之前,就是一名“弓马娴熟”的骑行爱好者,“上手”起来相对容易些,但对于那些“零基础”的“小白”而言,则要从最基础的“扶车”练起。

“学会了扶车,也就相当于初步‘征服’了摩托车。”于宪锐说。通过这项训练,摩托车“新手”会感到越来越踏实,不再惧怕眼前的“大家伙”。

培训完毕,铁骑队员们被批准“上路”,这也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执行救助任务的“资格”。2017年,济南交警铁骑队伍的救助机制尚不完善,求助者多是在巡逻途中偶遇,能通过电话提前联系的很少。在面临这样的“人生第一次”时,即便经历了长时间的练习,手忙脚乱也是新队员的常态。杨柳欣向记者回忆,自己首次接到救助任务时,“路还不熟,只能开着导航去,到了医院以后,也不知道该去门诊还是急诊,打听了很久。”

于宪锐也有同感:“执行救助任务通常需要团队合作,起初,队员之间配合得还不够好,大家经常傻乎乎地往前冲,在路口卡控的衔接上还不是很流畅。”

穿行于城市的车流中,驶过一年四季、烈日雨雪,队员们逐渐放开了胆子,形成了默契。他们发现,伤病者要去的基本都是济南的大医院,路线相对固定,救助任务“高发”的时段,则主要集中在早、晚高峰。

2021年2月,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成立时,于宪锐和杨柳欣已算是铁骑队伍里的“老人”,也摸索出了一些救助“窍门”。

的女孩,听见了医疗设备令人心颤的滴滴声。

“我记得,女孩的脸没有一点血色,可双眼却炯炯有神。”赵辉回忆说,“那双眼睛紧盯着我,里面写满了求生的欲望。我从未没见过这样的目光。”这个情景在赵辉的脑海里挥之不去,他与队友商量着,买些东西到医院探望。

次日,忙于其他事务的赵辉,看着从医院返回的队友那欲言又止的神情,心像坠了铅块。“队友告诉我,那个孩子凌晨就去世了。”赵辉说,“我们两个人在办公室抱头痛哭,心真是太疼了。”

而今四十多岁的赵辉,一张国字脸被阳光晒得黝黑,他经常爽朗地笑,说起为何选择做交警,给出的答案是“海军的帽子和交警的帽子都是白色的,这是一种情怀”。可当他说到女孩的年纪,语调便明显地迟滞起来。“她当时才8岁,假如活到现在,也该上中学了。”赵辉有些艰涩地说下去。

生命脆弱,生命却也坚强。从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成立时便加入进来的铁骑队员杨柳欣,便亲眼见证过“绝处逢生”的奇迹。

“我曾经救助过一位14岁的农村姑娘,她因家庭矛盾而轻生,喝下了好几口‘百草枯’。”杨柳欣说,“百草枯”是一种剧毒的农药,服后致死率极高,“我送她到达医院以后,医生说,她活命的可能性只有约20万分之一。”

医生的话就像下了“判决书”,可谁也没料到,一个多月后,女孩的父亲竟打来电话,说女儿幸运地存活下来了。杨柳欣先是难以置信,而后又深感欣慰:他们赢得了这场与死神的“赛跑”。

记者了解到,铁骑队员所护送的伤病者,多是身患重症,或者遭受意外伤害,急需就医的人,这其中,断指、断掌的伤者占了相当大比例,铁骑队员们飞驰在生死边缘,他们的分秒必争,就像为溺水之人抛出浮木,而这种带有救死扶伤的工作性质,也成为铁骑队员们不懈奔忙的幸福之“源”。

铁骑是如何“炼”成的

穿着荧光绿的骑行服,骑着大排量的警用摩托车,铁骑队员可以说是济南交警的“门面”担当。这道平安“风景线”的背后,是“硬核”的选拔标准。

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二中队队员于宪锐和杨柳欣,于2017年8月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进入济南交警直属大队,是铁骑队伍的“早期”成员。“我记得当时报名的共有640人,初步筛选后就淘汰了许多。”赵辉说,“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救助,感觉非常紧张,摩托车也开得特别快,几乎就要失控。”

有惊无险地抵达医院后,赵辉拉开了救护车的车门。他看到了躺在担架床上

急车道”上,郭强离开了“高速”,却始终保持着“高速”。

“您已抵达终点,导航结束。”车载导航的电子音就像考试结束的铃声,17时,郭强抵达山东省立医院中心院区。在交警部门的协调下,医院已为受伤的孩子开辟了“绿色通道”。

“这里不能停车,你们先去把车停好,我带孩子去急诊。”铁骑队员王瀚楠说,他抱着孩子,冲向外科诊室,医护人员随即对孩子的伤处进行了初步处理。

费站,市中收费站是其中之一。时常执行救助任务的铁骑队员,脑海里就像有一幅将收费站与医院“紧密相连”的“路线图”。“你们六个组成护送小组,现在跟我走!”赵辉向队员们说,毫不犹豫。众人戴上头盔,跨上摩托车,引擎轰鸣,一齐飞驰而去。

时针渐渐指向16时30分,又一辆机动车驶出市中收费站,赵辉等人还是没有见到郭强的车。赵辉也不禁焦急起来,催促队员尽快与郭强联系。

“交警同志,我们已经出兴隆收费站了,现在应该怎么走?”原来,不熟悉路况的郭强,误从兴隆收费站驶下了高速。

情况紧急,好在赵辉已经历过不少类似“阴差阳错”烙印在心的“路线图”中,另一条路明亮起来。

“你们跟着导航,走二环南路,顺河高架,从经七路下口。”赵辉向郭强说,“我们在英雄山立交向东向北匝道处接你们。记得打开双闪!”“排兵布阵”的时候到了,赵辉安排三人在前引导,三人在侧翼及后方护卫,一个“坚不可摧”的铁骑“方阵”即刻成型。

16时48分,赵辉等人终于与郭强成功会合。警笛鸣响,警灯闪烁,六人小组各司其职,三名“先锋”预先前往英雄山路立交、玉函立交,杆石桥路口等重要节点,随机应变,进行卡控;三名“侧翼”护卫在郭强的车辆周边,在车流里灵活穿梭,不时抬手示意社会车辆让行。

郭强紧握着方向盘,看到前方的车辆如潮水一般向两侧散去。一个极有可能引发拥堵的匝道口到了,好在早有铁骑队员以自身为障,截住了蚂蚁般密密麻麻的车流,一个需要等红灯的十字路口到了,好在早有铁骑队员跳下摩托车,临时指挥交通……行驶在这条铁骑队员们开出的“应

A04-A05 蹲点

即将临盆的孕妇,被困在了济南晚高峰的茫茫车流中,济南交警两名铁骑队员紧急开道,3分钟便将其送医;外地小孩意外断指,铁骑队员缩短28分钟送他去医院;四辆警用摩托护送救护车用11分钟跑完30分钟车程……这样的紧急救助场景在济南经常上演。“这才是交通警察该有的样子,你们是黑夜里的‘道光’。”这些报道的评论区,有网友这样留言。

疾驰在“生死之间”,为伤员开辟“生命的通道”,这支特殊的交警队伍又有怎样的故事?近日,记者蹲点采访了济南铁骑队员的“大本营”——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。

811次生死时速背后

李文璇 实习生 李晨昕 济南报道

一次风驰电掣的救援

4月的一天傍晚,济南英雄山立交上,济南交警城市高架路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赵辉正带领数名铁骑队员,在此处开展交通整治,这是他们对路面的“常规检查”。

这种时候,喧嚣的车流反倒是一种平静,直到赵辉随身携带的对讲机里,传出了指挥中心同事的熟悉声音。“有个孩子断指骨折,报警人留下了家属电话,你们快去联系一下”。言简意赅。放下对讲机,赵辉明白,自己又该出发了。

对临沂市民郭强(化名)而言,这注定是他毕生难忘的一天。两岁侄孙的小手卷进了农药喷洒机,一根手指夹断,两根手指挫伤,当地医院条件有限,无法医治。医生告知郭强,受伤后的6-8小时内,是断指再植手术的“黄金时间”,这意味着,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是“倒计时”。

“你们快去济南,山东省立医院手足外科的水平很高,或许能保住孩子的指头。”疾驰在高速公路,郭强回想起医生的话。

驶出临沂,驶过泰安,行道树向身后急速退去,他们所在的位置离济南市区只有半小时车程了。快一点,再快一点……然而,车窗外的斜阳,不由分说地提示着晚高峰的到来。

“如果堵在路上,那可怎么办?”心急如焚的郭强,只得向济南的亲友求助。

亲友为郭强拨打了报警电话,指挥中心又将任务下发给赵辉。

“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就到市中收费站。”郭强的乡音浓重。

济南的城市高架路,连接着9个高速收

qilu 齐鲁农商

农超优选

潍坊草莓西红柿

自有基地种植

酸甜爆汁

¥15/斤

QILU 齐鲁农商